

編者的話

華夏文明孕育於黃河，黃河的原動力則源自它的氾濫。每次黃河氾濫，整個流域都無一倖免。要局部堵著黃河的洪流，根本是沒有可能的事。面對黃河，迫令華夏黎民凝聚成統一的力量，去回應黃河的挑戰。這統一的回應，締造了統一的文明，也衍生出統一的政府。有了統一的政府，所謂「正統」的思想也隨之出現。

華夏文明中的正統心態，不但存在於政權的交替上，更深入成爲民族性的一部份。爲中國人來說，差不多每一件事，不論是學術政治、宗族社交，以至文化藝術，都有正統與非正統的分別。即使包容豁達有如禪宗佛教，也難免爲正統問題，引致六祖

慧能與同門師兄神秀之間的對立。中國人心底裡對「正統」的死結，可見一斑。

中國人的正統心態，在中國天主教會內更加顯露無遺。自四世紀以來，天主教會也一直在西方享有「正統」的地位。當教會受到新興勢力挑戰時，更特別強調本身的「正統」地位的重要性。（十六世紀教會面對新教的挑戰，特倫多大公會議立即回應以「教會承傳與聖經同等重要」）受到天主教會「正統」思想與中國民族性中「正統」意識的雙重薰陶，中國教會執著於「正統」，將其他一切問題置於其下，自然不難爲人所理解了。

不過，天主教會在一再確定其正統的身份之餘，

也從歷史及時代徵兆中學學習到對世界的開放。明白到「正統」與否只是天主臨在歷史之中的不同方式，而不一定是「對」與「錯」的分歧。這一點自省，正是梵二大公會議與過往歷屆大公會議的顯著分野。

不幸的是，出於歷史的因素，中國教會在八十年代之前一直未有機會參與這次開放。從八十年代開始，中國社會本身亦嘗試再次對外開放，在堅守本身的「中國式社會主義」為「正統」之餘，中國亦容許庶民在社會上得到更大的活動空間。中國教會於一夜之間突然面對這雙重「開放」，無疑顯得有點與時代格格不入。因此，台灣著名神學家張春申神父早在去年為本刊撰文，闡釋「中國教會」斤斤計較於正統問題，而忽略了教會作為在世上聖事的奧秘。張神父指出中國教會目前陷於教會體制的僵局中。（請參閱本刊第六十九期）

張神父的精闢分析，引起了另一位美國神學家薛勵德神父的興趣。薛氏應邀出席一次研討會時，撰文論述「僵局」的背景及其出路。在同一場合上，

香港慈幼會的陳日君神父應邀回應薛氏的文章，但事實上，陳神父卻一口氣回應了張、薛二氏的鴻文，內容精彩。讀者不妨將這三篇文章放在一起細讀，將更能對中國教會的困難及前景有全面的了解。

所謂「開放」，其實也是「正統」與「多元化」之爭。中國現時全面投入最新一次的開放，社會將面對多元化的衝擊。沙百里神父對中國改革開放中的人權、民主及基督宗教的發表，作了深入的探討。本刊特別邀請了史文鴻博士作出回應。兩篇文章均不容錯過。

以古為鑑，美國耶穌會士Fleming神父的文章是從加州耶穌會在華傳教歷史看傳教士的局限，為今日反省傳教工作問題上，提供參攷。

本刊今期破天荒為讀者提供長達五版的簡訊，希望大家欣賞。

時維盛夏，願大家在六月的陽光中，充滿新生的平安及希望。